

华／夏／江／河／传／记／丛／书

# 辽河传

辽河是我的母亲河，我至少喝了母亲河十年的乳汁。

辽河是我童年的生命之河，我愿意为辽河母亲唱一支歌。

我走在辽河的路上，一路上左手抚着她的绿林草地，

仰望她的碧水蓝天，那是辽河母亲河铅华未尽的娇艳与芳容。

右手牵挂的是她纹路深嵌在大地上的沧桑……

水成了我唯一的期盼。

我要祝福辽河母亲河，以爱的缠绵，以她再现的青春和美丽。

不管路程有多遥远，我的心不变，

我的辽河情结不变！

◎ 范震威／著

# 辽河传

LIAOHE ZHUAN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辽河传 / 范震威著. —保定：河北大学出版社，

2008.10

(华夏江河传记丛书)

ISBN 978—7—81097—254—3

I. 辽… II. 范… III. 辽河—概况—中国 IV. K928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7291 号

**华夏江河传记丛书 · 辽河传**

作 者 范震威

选题策划 任文京 杨金花

责任编辑 杨金花 任文京

装帧设计  鹰击BOOKS DESIGN

责任印制 闻 利

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

印 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

开 本 70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张 21

印 数 1—5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81097—254—3/G · 610

定 价 42.00 元

华/夏/江/河/传/记/述/书

## 编者的话

江河是人类的母亲。人类在江河的怀抱里繁衍生息，创造历史。那奔腾不息的江河，充满生机活力，美丽而年轻。千万年来，人类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与江河的关系密不可分，“鸟去鸟来山色里，人歌人哭水声中。”那是我们的生命之河，心灵之河。江河哺育人类，也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和古老的文化。一条河流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。与人一样，江河也是有生命的，而且她的生命丰富多彩、魅力无穷。人有生命终结的时候，江河却应与天地同在，万古长流。然而，我们看到流淌了千万年的河流现在已是容颜衰老，身形枯萎，千疮百孔，有的甚至濒临死亡。江河像一位历史老人，伴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途经，阅尽了朝代兴衰，历尽了人世沧桑。我们记述历史，赞颂英雄，却忽视了江河母亲，忽视了江河对人类的命运、生存环境、未来发展以及文化积累和传承所起的重大作用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对江河的生命情感和心路历程，至今还没有完全读懂。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江河其实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，因为江河既是我们生命所依的物质家园，也是我们精神所寄的文化家园。

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源泉，社会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整体。但我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，有时甚至和自然对立，从而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化。历史已经证明，人类与自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、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，而是和谐共处、相互依存的关系。我们应该敬畏自然，在此前提下，学会尊重自然，亲近自然。敬畏就不会狂妄自大，目空一切；尊重就应平等看待，不居高临下；亲近

就会关系融洽，和谐相处。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与否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身。在整个生态环境中，大江大河流域最为重要，也最有代表性，因为这是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集中区域，她的生态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
古人将日月经天和江河行地并称，都含有永恒不变之意。现在，日月经天还在有条不紊，江河行地却出了问题。江河枯萎、断流、干涸、污染以及洪水泛滥等，这种种现象令人忧心忡忡。江河的生命危机，其实是人类面临灾难的先兆。江河是不能衰亡的，她应该是久远无穷的，因为她是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，文化代代传承的载体。

带着这种使命和情感，我们策划编辑了这套《华夏江河传记丛书》。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江河，爱护江河，关注江河的命运。此套丛书2001年至2004年曾以《大江大河传记丛书》的名称出版。出版后，社会各界反响强烈，好评如潮。本次出版重新增加调整传主，在继承原书优点的前提下，压缩文字数量，力求图文并茂。作者均为长期从事或关注江河工作的专家、学者、作家，既具有深厚的专业造诣，又富有澎湃的写作激情。

考虑到本丛书规模较大，为了保证质量，拟分两辑出版。第一辑六种：《黄河传》《长江传》《珠江传》《运河传》《辽河传》《澜沧江怒江传》，2008年出版；第二辑六种：《淮河传》《海河传》《松花江传》《红河传》《雅鲁藏布江传》《塔里木河传》，2009年出版。

这套传记丛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书或地理书，也不是旅游指南，而是以江河为载体，综合历史、地理、环境、生态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、民俗等多个学科，糅成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既写出江河的共性，又突出每条河流的个性，展示江河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体现历史的久远、文化的厚重、思想的深邃和江河的魅力，表现中华民族的历史、现在和未来。

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能用一颗虔敬的心去谛听自然的声音，去感受华夏江河的脉动，让纯净的江河之水流进我们的心田，涤净我们对于自然的自私自大之心，使每个人心中生长出一片希望的绿色。

# 自序：我的辽河情结

我酷爱辽河，所以我写辽河。我爱，故我写。

我爱她源头的小泉白井子。泉水从山坡的地下冒出来，一道细细的潺潺的水流，欢快地朝坡下奔去，晶亮地翻弄着澄明的水花儿，喝一口便喝进了清爽的甘美。这甘美来自她的流水欢歌儿，也来自她的一往无前。她和另一条已被一汪

小养鱼池圈过截留后才放出的小溪水合流——合流的地方竖立了一块巨石，巨石上刻着“辽河源头”四个大字。这四个大字竖立在七老图山脉光头山的西北坡，也竖立在我的心头，因为更重要的是她竖立在生我养我的故乡的土地上，给我种下了辽河情结。

我爱辽河，我爱辽河母亲河。在我心中，早已久藏了深挚的辽河情结。

辽河是我的母亲河，在我生命最初的十年，我就是靠辽河水养大的。辽河是我童年的生命之河。

我的母亲，我的外祖母，也就是外亲，是满族正红旗人，家居浑河中游沈阳市郊的桃仙屯。她家北门外就有一条小河叫桃仙河。桃仙河边，那



◎ 辽河源头石——我的爱从这里出发 范震威摄



◎ 辽河源国家森林公园光头山南麓，小溪为老哈河南源，此处游人几稀 范震威摄

时总有一些人坐在那里钓鱼。一拃长的小白鱼不时地咬钩，也不时地被甩上岸来。我不会钓，我是个专注的观者。童年时，我住在外祖母家，出门过一座小桥，斜对过就是一所小学，我的母亲就在那所学校里学过“诗云”、“子曰”。在我的儿少时代，母亲又把她尚能记忆和背诵过的东西教一些给我——可惜，“传不习乎”，竟在贪玩儿中丢了許多。但在桃仙河畔外祖母家那座非常洁净的泥土屋中的传习，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不管怎么说，属于大辽河水系的浑河之水，不仅养育了我的筋骨，也给了我最早的学前启蒙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大辽河，她不仅是我的母亲的母亲河，也是我母亲的母亲——外祖母的母亲河。我的外公是一位老实的农民，他没有什么显赫的旗人权贵的背景，他家只是正红旗庄园里的一个庄户，有点儿小康，所以我母亲姐妹三人都上过学。务农的外公很早就去世了，我好像也没有见过他，记忆中也没留过什么印象。虽然有这么一点缺失，可我仍然能够说，大辽河是我的外亲，也就是我母系亲族们共同的母亲河。

父亲出生在海城牛庄西头台子村，我的爷爷也在那座村子里生长长大。那座村子距三岔河大辽河上的大桥约摸有一二十里路，位于大辽河左岸。那个村子里姓范的人家很多，都是清代时从山东诸城来的移民。听父亲说，

移民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年山东大旱，诸城地区几乎颗粒无收，为天灾所迫，我远祖（我家是什么时候，自哪一代由诸城跨海来辽南“闯关东”的呢？没听长辈人说过，也没有“家谱”可查，所以，只好称“远祖”），即我们这支范姓人家原来在诸城开了一家烧锅（制酒的作坊），没有高粱，酒烧锅熄了火，便举家北迁，从海路来到海城牛庄西头台子村落户。西头台子就是从牛庄向西的第一个烽火台。其台至今尚在，不过只剩下一残存的土包儿，夏天玉米林青纱帐遮掩了它，看不见。进入冬天，大雪满地时，烽火台便继续蹲在光秃田野的大地上，和从大辽河那边呜呜吹来的海风，一起回忆辽河三角洲的沧桑往事，只是没有谁到它们身边去倾听罢了。

辽河母亲河同我相攸关的有三个支点：源头、中游与河口三角洲，三个支点给我生命深处留下了辽河母亲河永久的烙印，它也成了我生命的根，生命的本源。最明显的印证是我的口音，还有一股辽人辽土的腔调，也就是有一股苣荬菜的味道——苦甚甚的。

往事悠悠，难以被时光磨净，也不会被岁月蒸发，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，所以我一直关注着辽河母亲河。我就是在辽河母亲河与我生命相攸关的三个支点的激励下，怀揣一些并不如烟的古今往事，走上辽河母亲河全流域考察寻访里程的。

我关心辽河，辽河有我的牵挂。在对辽河全流域的考察寻访中，我收获的是喜忧参半。喜的地方大多都在源头，像我的故乡平泉，辽河源国家森林公园，范围很大，退耕还林、还草做得坚决，严禁进山放牧，所以那里的绿色植被恢复得不错；在西拉木伦河上游的三条河——沙里漫河、萨岭河、碧柳河流域中，天保工程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。克什克腾旗四周的环境正在向优化方向扭转，西部的达里诺尔（也称达里湖）建保护区以后，这个号称中国最大的天鹅湖，作为鸟禽王国果然也青春焕发。克什克腾旗如今除达里湖之外，还拥有巴彦敖包自然保护区、阿斯哈图地质公园、黄岗梁森林公园、热水塘度假地、桦木沟森林公园、乌兰布统草原风景区等



◎ 平泉长途客运站。河北省平泉县——辽河源所在地，也是笔者的故乡，一座漂亮而又迷人的小城 范震威摄



◎ 红山文化、辽河文化的历史厚重，积攒了太多的岁月负累，叠印在这座挺立的大楼——赤峰博物馆中 范震威摄

多处生态较佳的地方，绿色植被的恢复，给西拉木伦河的集水量也有了相应的增加。辽东也让我喜不自胜，比如浑河中上游、太子河上游、苏子河及其周围的山林，绿色植被也多在改善中。其他像千山、医巫闾山，以及营口大辽河口左岸的沿河河堤与堤栏等都是辽河——大辽河流域中的亮点，也是我的欣喜所在。然而，和同时滋生的忧心相比，这些喜悦还是嫌少了些。缺水的河段，干涸的河床，仍在四下向外扩展的科尔沁沙地的流沙，特别钟情于那些昔日多水，如今却缺水的地方。辽河母亲河的每一处庭院，前门毁林毁草缺水，其后门必然进风进沙。这就是辽河母亲河令人心忧的所在——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？写一部辽河传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引起人们对辽河母亲河的关心。关心辽河母亲河吧！——她有过极为辉煌的往日，也有理由拥有美丽的未来！我走在辽河的路上，左手抚着她的绿林草地，仰望她的碧水蓝天，那是辽河母亲河铅华未尽的娇艳与芳容；右手牵挂的是她纹路深嵌在大地上的沧桑：枯黄的河岸、低矮的树丛，一望无际的干碎的岸土，细柔的铺在河床中的白沙，几乎全秃的山岭大壑……水成了我唯一的祈盼，我揪心的痛！

对辽河母亲河的现状，我心中尚存一点儿喜悦，更多的却是隐忧。去年夏天，我走在西拉木伦河下游赤裸的干河床上，走在1894年西拉木伦河大洪水决堤时冲出新开河河口的沙质的河岸旁，随后又走在西辽河起点的干涸的河滩上，我脚下沙土上的灼热与柔软通过鞋底与脚板传到我的全身，那种烧炙的感觉，至今仍难以忘记。忘记是不大可能了，我对造成辽河母亲如此苍老犹如一位白发老妪，一身疲惫、一河沙梁凛凛如皱的不能承受之重，除了愤懑、蒙羞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呢？在20世纪已经过去了的百年中，我们几乎什么都曾拥有过，唯一缺少的是铭心刻骨的反思。表层上的追问可能已经累牍，廉价的赞歌装满了多少箩筐。习以为常听到的一句嗑儿是：“局部地段得到了好转，大面积整体的恶化还在继续……”因为有“好转”二字，也就舒心，也就高枕无忧，也就加紧对辽河母亲河已如老奶奶

奶一样苍老的身体进一步从速榨取，眼里盯住的是隐藏在母亲河苍老身体里的，她的乳汁。就好像放弃对母亲河乳汁的榨取有罪一样；就好像辽河母亲河若不奉献出她最后的一滴水、一滴奶、一滴血和一滴泪，这些不肖的子孙总要跟她过不去似的——辽河母亲河，这个一身疮痍的老太婆，在接连不断地榨取中，正踏在夕阳满地、也荆棘蒺藜满地的路上，趔趄地行走。在这里，我拒绝使用危困，也拒绝使用担忧这类字眼儿。这类字眼儿用得太滥太多，几乎已失去了它们的分量，就像干涸淤浅的辽河母亲河床中的白沙，抓起一把撒出去，恰又碰见风从这里路过，便将之匆匆卷走一样平常。责怪或许一点儿用处也没有，那就不如接受荷兰学者玛格利特的关于“记忆的伦理”的理论，宽恕那些不肖的以往吧，假如辽河母亲河也如此宽容的话。

我走在辽河的土地上，虽然嗓音已显见地沙哑，但心底里仍然响着一支支的歌。这就是我记录在本书若干段落中的那些，它们是岁月、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融溶与连接——换言之，是让读者和笔者一起轻松一下。要不，叫一声辽河母亲河，心里则越发感到沉重了。

◎ 辽东的土地令人遐想。清王朝从苏子河畔的兴京——赫图阿拉崛起，厘定了三百年的帝业。在从沈阳去兴京和永陵的路上，位于苏子河北岸公路的名城牌坊，给了你提醒 范震威摄



我愿意为辽河母亲河唱一支优雅的歌，唱一支豪迈的歌，唱一支欢欣鼓舞的歌，唱一支骄傲的歌，可我心中装满的是对辽河母亲河太多太复杂的感情，我一时尚找不到更好、更满意、更恰当的词语倾诉，于是我愿意将这样的赞歌放弃，把它交给未来。未来应该比我们这一代更聪明，也更会歌唱。

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拥有是贫穷。贫穷几乎贯穿了已经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。在过去的一百年中，因为贫穷，特别是刚过去的五六十年的贫穷，让辽河母亲河也变得一贫如洗。她的贫困、苍老，也是近半个多世纪的事。那时，唯一的目标是吃饱肚子，养活因实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而膨胀的人口，如今，正在踏入小康的路上，钱不是很多，但终于有了一些。也终于有了可以挽回辽河母亲河苍老的财力，让她焕发青春，让她年轻起来，让她美丽起来，让她变得迷人而可爱……辽河全流域的绿水蓝天之日，便是辽河母亲河所有子民走上富裕之时。虚岁六十八的笔者，以及我的同时代的人，肯定是看不到这一天了。但我愿意和辽河母亲河有一个约定，在她焕发青春的时日，下辈子的我仍然愿意采访她，再走一遍辽河母亲河，重新写一部《辽河传》。

这部书是在难眠、焦虑和自熬中写成的。几年前，我在写《松花江传》时，头发尚很黝黑，身手也甚强健；而今，在写完这部《辽河传》初稿，最后写这篇自序时，我早已是苍髯白发了。虽然我已苍老，但我敢于对老中青读者诸君说：“这部《辽河传》值得一读，因为它可以告诉读者许多关于辽河母亲河的事，她的往世今生。”母亲曾一辈子含辛茹苦地养育了自己的子女，子女却对母亲一无所知！所以，笔者诚望读者诸君能在百忙中博雅一读。

写完这部书，辽河母亲河给了我更多的思念和永远。

我也要祝福辽河母亲河，以爱的缠绵，以她再现的青春和美丽的容颜，不管路程有多遥远，我的心不变，我的辽河情结不变！

# 目 录

自序：我的辽河情结 / 1

一、辽河南源——老哈河 / 1

辽河源 / 2

浮老哈河而行 / 14

在西辽河的起点上 / 24

二、辽河西源——西拉木伦河 / 37

沙地潢源 / 38

萨岭河风情 / 46

百里画廊百岔河 / 53

西拉木伦河之痛 / 61

西拉木伦河与海拉苏断流 / 70

台河口风云 / 85

三、西辽河的饥渴 / 97

紫蒙之野 / 98



西辽河的梦 / 108
西辽河与科尔沁沙地守望 / 118
<b>四、东辽河细浪 / 127</b>
辽河掌 / 128
东辽河行吟 / 136
<b>五、辽河千流谱系 / 141</b>
八家子辽河零公里 / 142
我站在辽河岸边 / 150
双台子河与医巫闾山 / 160
<b>六、大辽河之波 / 169</b>
浑河流过的地方 / 170
太子河烟云 / 176
大辽河与辽河口 / 185
<b>七、辽河文明的熹微 / 195</b>
中华第一村 / 196
中华第一龙 / 202
中华第一女神与女神庙 / 206

辽河：红山玉文化之重彩 / 210
<b>八、辽河儿女昭日月 / 215</b>
耶律阿保机与述律平 / 216
一代女杰萧燕燕 / 224
辽河之子努尔哈赤 / 234
<b>九、辽河明珠——沈阳 / 245</b>
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/ 246
皇太极与盛京沈阳 / 254
奉天沈阳：辽土与名士 / 264
清末民初与九一八事变 / 278
东省与辽沈的抗日岁月 / 289
<b>十、挚爱的辽河母亲河 / 297</b>
红海滩·辽河口——忧思与期愿 / 298
辽河母亲河：岁月·梦想与现实 / 305
主要参考书目 / 316
后记 / 321

—

一

—

# 辽河南源 ——老哈河

Liaoh Nanyuan

辽河源

浮老哈河而行

在西辽河的起点上



## 辽 河 源

单身走辽河，我读的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。

三千公里访辽河，我要走进辽河史传的深处。

在辽河史传的深处，我顺便还要寻访一座山，一座和辽河命运攸关的山——木叶山。木叶山和辽河一起养育了中古时代中国的一个王朝——辽朝。辽朝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兄弟民族契丹族所建。契丹的开国首领姓耶律氏。耶律是一个地名，其地在西拉木伦河以北、巴林左旗以东，为辽的始兴之地，原地名叫世里，后来译为耶律，因那里是耶律氏这一部族崛起时的居地，后来便成为氏族的姓。开国首领叫耶律亿，字阿保机，小字啜里只，是不折不扣地喝着辽河水长大的一位大汗。自东胡、匈奴时代起，北方人称大汗为天之骄子。天之骄子的含义是说，“吾命系于天”，而“天降大任于是人焉”。

自古以来，辽河一脉养育了诸多的帝王，也创下了诸多的史绩，这些史绩记录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各个时段。因此可以说，辽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流，她是养育了中华民族的诸多母亲河之一。

契丹的含义是宾铁，它源于契丹族人身上佩戴的宾铁制的猎刀。这种猎刀为西域所产，十分珍贵，后来耶律阿保机便以契丹自称，成为建国初时的名字。后来，于太宗大同元年(947)二月，建国号为辽，改元。用“辽”字作为国名，据当代史学家冯家昇先生的研究，是取自这条伟大的河流——辽河之名。辽朝历时二百一十八年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，自有它重要的位置。由此而言，辽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，也就不言自明了。